



风月 不相关

1

云起篇

很多年前谁也曾浴血沙场金戈铁马
很多年前谁也曾年少痴缠私定终身

继《美景未迟》之后
惊艳新作
《桃之夭夭》杂志火爆连载

早知这要命的红绸断了
会砸中殿大皇子的话
风月说什么也得再吃胖个几斤
免得他变化才好

白鹭
成双
/ 著 /

公子真是与
寻常男子不同
格外冷淡

你也与寻常姑娘不同
格外刺眼

你这样的人，即便是戏，
也不配演将军。

风月 不相关

白鹭成双
/ 著 /

1

云起篇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风月不相关. 1 / 白鹭成双著. — 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8.7

ISBN 978-7-5500-2826-5

I. ①风… II. ①白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06416 号

风月不相关. 1

白鹭成双 著

出 版 人	姚雪雪
责任编辑	郝玮刚 蔡央扬
特约编辑	孙宇航 余竹青 张丽君
封面设计	黄 梅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20 楼
邮 编	33003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
开 本	880mm×1230mm 1/32 印张 10
版 次	2018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字 数	267 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2826-5
定 价	38.00 元

赣版权登字 : 05-2018-219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网址 <http://www.bhzw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章	断裂的红绸	001
第二章	漕国大皇子	019
第三章	大方的客人	038
第四章	全靠拼演技	056
第五章	小心肝受惊	075
第六章	金簪真好看	094
第七章	你要的证据	114
第八章	花魁算个啥	13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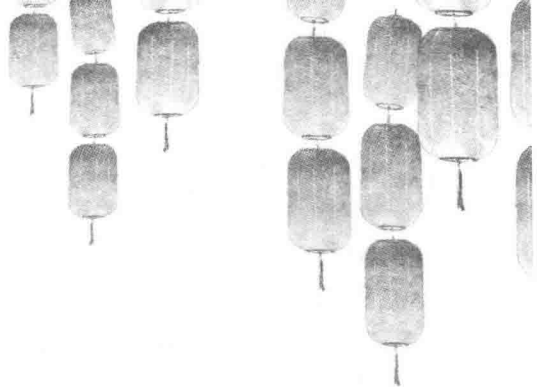
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九章	想要报仇啊	155
第十章	全部的真相	171
第十一章	救命的恩人	190
第十二章	奴家好惨啊	208
第十三章	中间的纽带	227
第十四章	莫名的情绪	248
第十五章	难讨好的人	265
第十六章	女人真麻烦	289





第一章

断裂的红绸

如果早知道多吃两天的肉，会导致吊着她的丝绸断裂的话，关风月说什么都会先饿自己两天！

然而这世上没有如果，她肉已经吃了，绳子也已经断了，人也已经掉下来了，现在就跟抱着自己的人大眼瞪小眼。

这人的眼眸好深邃啊，像是没有底的河洞，卷着冰冷的水。眼帘上的睫毛粗又长，垂下来显得更加惑人。剑眉带着七分英气，鼻梁挺着三分傲骨，只是薄薄的嘴唇抿成了一个古怪的弧度，似乎有点生气。

废话！能不生气吗！看衣着也是个富贵人家的公子，竟然就在这众目睽睽之下，被个从天而降、穿着暴露的女子砸得脸色发青！

要是她，她也气啊！肯定跳起来就把自己摔成肉饼！

望着眼前这人铁青的脸色，“肉饼”干笑了两声，想缓和一下气氛，于是她扒着人衣襟手就往里伸，按着人家胸口就是一顿揉！

“没受内伤吧？”

本来是青色的脸，这一揉直接就黑了，白衣公子伸手就将她掀翻在地，怒斥了一声：“放肆！”

“砰”的一声，风月砸在地板上，当真成了肉饼。

“肉饼”有点委屈，来勾栏还嫌姑娘放肆，走错地方了吧？该去隔壁街的寺庙里抄佛经啊！

后头的金妈妈脸色很难看，活像被砸的是她，她上来就一个大屁股将风月撞到了后头去，然后陪着笑对这白衣公子道：“公子您千万别跟她一般见识，她不懂事，刚来的！”

殷戈止冷笑，拂了拂被染了胭脂的衣襟，眼眸含火，像是要把风月的后脑勺烧出个洞！

“听闻梦回楼一向以琴、棋、书、画、诗、歌、舞、茶为特色，在下还以为此中女子必定与别处俗物不同，不承想这儿的姑娘勾引起人来，倒是比外头街边站着的还不要脸！”

他话说得狠了，不过在座的多是达官贵人，很能理解殷戈止的想法，因为刚刚那女子实在过于浪荡了。

梦回楼是什么地方？清纯不做作的上等青楼，别的挂牌上台都是弹琴、作诗、画画，她倒好，上去就跳着舞脱衣裳，虽然的确很好看吧，但动作极其大胆媚俗，不像梦回楼的精品，倒像外头那些个妖精中的极品。

“妖艳贱货中的贱货！”

听见旁人的唾骂，风月撇了撇嘴。

梦回楼，再吹得天花乱坠，那也是青楼！再穿得良家妇女，那也还是妓子，怎么就得被鄙视啊？

从地上爬起来，风月披着红绸，一扭腰就将金妈妈撞开！她小媚眼一抛，小手臂一搭，勾着面前这白衣公子的脖颈就笑：“公子想听琴，我会弹啊！想下棋，我奉陪啊！什么书什么画，您要什么奴家就能给您来什么！十两银子一夜，看你长得好，给你打个八折吧！”

深不见底的眼再次与她对上，风月笑着笑着就笑不出来了，她眯眼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，眼神微动。

方才事发突然她没注意，现在仔细看两眼，这张脸怎么这么眼熟啊？

殷戈止嫌弃地挥开她的手，抬腿踢开她缠上来的腿，冷笑连连：“你这样的人，就别侮辱琴棋书画了。”

你这样的人。

风月听着，恍惚间觉得周围变得虚无，光芒散去，黑暗之中有声音远远而来，在她耳边温柔地道：“你这样的人，就该去上阵杀敌，瞧这一双手，摸着没有半点女儿家的柔软。”

“你这样的人，怎么会自荐枕席于人？分明生涩得紧，嗯，是处子？”

“你这样的人……真是心狠，要走了也不让我看一看长什么样子？”

年少不懂事的大胆痴缠，意气风发地私订终身，黑暗里无休止的缠绵，都像是她做过的一场旖旎春梦，在灭门的惨祸和这么多年的漂泊之中，散得连碎片都没了。

春梦是没了，可春梦对象还在。看着面前这人嫌弃的眼神，风月叹了口气，忍不住又开始后悔。

她为什么只多吃两天的肉呢？她该多吃两百天的肉！然后一屁股砸死这畜生！

她正感叹着呢，冷不防有人从后头抓了她胳膊，一扯就是个过肩摔！天旋地转一番后，风月就又成了个“肉饼”。

“公子莫生气啊！都是来玩的，这姑娘您要是不喜欢，就换一个，莫生气莫生气！”金妈妈挥手让人把风月抬下去，转头就冲殷戈止笑得见眉不见眼的，“您继续看其他的，今儿的花费啊，都给公子打个对折！”

殷戈止皱眉。

这衣衫不整的女子被人架了起来，红色的丝绸要裹不裹的，露出她雪白的肩头和纤细的腰。

“那姑娘，叫什么名字？”后头突然有人低声问了一句。

殷戈止一顿，回头看了一眼说话的人。

焯国太子叶御卿，穿了一身青色纱袍，里头衬着雪锦的长衫，摇着一把折扇坐在他后头一桌，正盯着他这边，眉眼间都是笑意。

殷戈止抬头看了看房梁上悬着的半截断绸，又看了看自己和叶御卿之间的距离，略微思忖，抬手就挡住了风月的路：“折不用打，罪不用赔，你今晚伺候我吧。”

啥？金妈妈蒙了，她已经在想怎么收拾那小蹄子才能挽回损失，谁知道这方才还气得脸发青的俊朗公子，这会儿竟然又要风月伺候？

男人，真是一种善变的动物。

“好……好的，我这就去安排！”金妈妈忙不迭地应着，心里想着送上门的便宜不要白不要，风月才刚挂牌，身价还没这梦回楼的入场费高呢，能抵赔偿，那就抵了！

于是，金妈妈一挥手，架着风月的一众奴才“唰”地转了个方向，欢天喜地地往澡堂跑。

“哎哎哎，干吗呢！”被扯痛了，风月梗着脖子就号，“你们不能温柔点吗！”

金妈妈一巴掌就拍在她后脑勺，瞪着眼睛咬牙切齿地道：“你给我老实点！闯这么大的祸还敢瞎叫唤？我梦回楼的招牌差点砸你手里了！现在公子要你伺候，你就把人给我伺候好了，听见没？！”

浑身一僵，风月抬头，眼角抽得厉害。她回头看了殷戈止一眼，小声嘀咕：“他有病啊？刚才那么嫌弃我，现在又点我侍候？”

“客人的心思，那是你们要琢磨的，妈妈我只管收钱！”金妈妈皮笑肉不笑地拧了她一把，低声道，“别的我不管，你要是没能让这位公子开开心心的，你就别想继续在梦回楼混了！”

开开心心？风月一听就翻了个白眼。

殷戈止是什么人？澧国大皇子，有名的冷面阎王，跟全天下欠了他钱似的一直摆着张臭脸。她从小到大偷看他没一千回也有八百回，没一回看他开心过。上到获得澧国皇帝赏赐，下到被评为澧都最受妇女喜爱男子首位，哪儿好事都有他，可哪儿也没见他笑过。

风月分析过原因，觉得他可能是天生就不会笑，所以比起让他看起来高兴，那还是别在梦回楼混了比较简单。

然而，金妈妈根本没有给她抗议的机会，扔她去澡堂里涮了两下就捞起来往三楼抬。到了朱雀房，金妈妈大脚一踹就将她送了进去。

“嘭”的一声，风月玩了一把“狮子滚绣球”，一番天旋地转之后，她眼前就是一双做工极精细的绣云白靴。

白色这种不经脏的颜色，只有闲得没事耍帅的人才喜欢穿，看来哪怕是来烨国做了质子，殷戈止的日子过得也不错。

风月吸了吸鼻子，老老实实地爬起来跪坐在他面前，装作什么也不知道，笑嘻嘻地开口：“公子有何指教啊？”

殷戈止回神，扫了一眼面前的人，面无表情地开口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浑身一紧，像是有根线从脚趾扯到心脏，风月瞳孔微缩，抬头看向他。
这是……发现了什么吗？

一看这神情，殷戈止了然：“果然是有鬼，说吧，哪一方的人？”

哪一方？风月眨眨眼，想了想这句话的含义，心里一松，有块石头“咚”地砸下来，激得她忍不住笑出了声：“公子说笑呢，我一个刚挂牌的妓子，能是哪一方的人？”

她就说嘛，红颜无数的殷戈止，怎么可能把她这个只睡了半个月而已的身份不明的人放在心上。

多虑了，多情了。

“你方才那一支淫靡不堪的舞，想勾引的，不就是太子殿下？”殷戈止盯着她，“若是没出意外，现在你就该躺在他怀里了。”

“哇，那人是太子啊？”风月吃惊地捂嘴，“奴家只是挑了个看起来特别好看的公子，打算打个招呼而已啊！”

要是她刚刚没露出那种复杂的神情，殷戈止就信了这话了，可惜……

殷戈止出手如电，一把扼住她的咽喉，他居高临下地看着她，眼里闪着狠戾的光：“不想说实话，你可以永远不说。”

瞧瞧，这个人就是这么冷漠无情，面对她这张美若天仙的脸，竟然也能下得了手！他肯定是记恨她刚刚把他脸砸青了，现在也想给她掐出个七彩斑斓来！

喉咙出不得气也进不得气，风月艰难地掰着殷戈止的手。眼瞅着自己要被掐死了，她干脆长腿一伸，跳起来夹住他的腰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勾手就是一个“猴子偷桃”！

殷戈止没想过这人会反抗，就算想过，也没想过对方会这样反抗。殷戈止一个躲闪，挥手就将人扔了出去！

“好歹是女子，你怎么如此下流！”殷戈止狠狠拂了拂衣摆，嫌恶不已地瞪着她。

呛咳着给自己顺气，风月慢悠悠地翻了个白眼：“您好歹是公子，不也很下流吗？关着门欺负我一个弱女子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！”

弱女子？

他冷笑了一声，也懒得跟她争，只一步步地朝她靠近。

风月还想有骨气地继续还嘴，可抬头一瞧，有杀气！风月顿时觉得骨气就是世上最不值钱的东西！她小脸一抹，袖子一甩，“嚶嚶嚶”地就朝人家扑跪过去，抱着大腿不撒手：“公子有话好好说嘛，您当真是冤枉好人了！奴家未曾与外头任何人有来往，更是头一回挂牌，不认得您说的太子爷。方才神情有异，只是因为您这张脸太好看了，以至于让奴家想起个故人。”

“哦？”殷戈止停了步子，低头看着脚下的人，冷笑，“故人？”

“就是个故人！死得贼惨！七窍流血，被人五马分尸、焚骨荒野，骨头渣渣都没留下！”一口气说完不带喘，风月眼里闪过暗色，抬头却又笑得谄媚，眼睛都眯成一条缝儿了，“我是太怀念他了，所以看见您有点激动。”

是这样吗？殷戈止沉默，目光从她头顶掠下去，跟刀子似的戳得人生疼。

迎着他的目光，风月伸手就将自己肩上的衣裳扯开，小肩膀扭啊扭，小媚眼抛啊抛：“再说了，奴家要是只想勾搭太子，为什么要对您这样热情呢？太子和您，都只是恩客，对奴家来说，都是一样的嘛。”

这么一想，她倒是没撒谎，方才她还敢当众往他衣襟里探，若她的目的只是太子，那绝不该来勾搭他。

眼神敛了敛，殷戈止周身的杀气散了不少，他冷静了片刻，道：“如此，那就是我冤枉你了。”

“您知道冤枉奴家，还不给点补偿吗？”嗔怒起身，风月伸着蔻丹就往他胸口戳，委屈至极，风情万种。

这指头瞧着是挺温柔的，可落下来的时候，殷戈止只觉得跟一根筷子要戳穿他的胸口似的，疼。

这是神力还是故意的啊？

顺势坐在后头的凳子上，他抬头，只见眼前的女子食指点唇，迈着莲步靠近。身上的衣衫跟水似的滑落下去，露出两只手腕上束着的长长的红绸缎。

红色很衬她，这红绸系得也巧妙，她轻轻一抬手，艳色就能从眉目

间滑过皓白的肌肤，落在丝绸底裙上，泛起点暧昧的涟漪。

不愧是做这一行的，勾引人就是有手段。

殷戈止不是禁欲的人，但也不是对什么人都能主动的，所以即便眼前的场景活色生香，他也只是安静地看着，等着这妖精绕上他身子，在他耳边呵着热气。

风月像只蛇精，攀上他的身子就将他紧紧缠住，她手勾着脖子，腿勾了腰，很是熟门熟路的，就在他耳后寻着了嫩肉，轻轻一咬。

闷哼一声，殷戈止瞳孔微缩。

熟悉的酸麻之感袭遍全身，激得他反手就捏住身上这人的胳膊：

“你？！”

“呀，公子也受不住这里吗？”风月咯咯地笑。

也？

眼里有东西一闪而逝，殷戈止沉了脸。

妓子伺候过的男人不知道有多少，想着法子寻恩客身上敏感的地方，是常事。

他捏着她的手腕探了探，一点内劲都没有，软绵绵的，不是练家子。

松了手，殷戈止闭眼，淡淡地“嗯”了一声，然后便任由她在自己身上放肆。

他本是不想在外头过夜的，不过看在还算舒服的分上，破个例吧。

烛光盈盈，风月一件件地脱了他的衣裳，手从他结实的手臂上滑下去，钻进人掌心，撑开他的拳头，十指交扣。

殷戈止半睁了眼，问：“你哭什么？”

“嗯？”风月茫然，伸手摸了摸自己脸上，“扑哧”一声笑了出来，“哎呀呀，奴家这眼睛有毛病的，晚上看见光就容易流泪，公子不必在意。”

见光就流泪？殷戈止转头看了一眼桌上燃着的灯，伸手扑灭。

屋子里瞬间暗了，外头的月光洒进来，依稀能看见风月那一双瞪得跟铜铃一样大的眼睛。

“我也不喜欢点灯睡觉。”殷戈止淡淡地说了一句，站了起来。

他不是抱着风月站起来，也不是搂着她站起来，而是在身上这人还缠着他的时候，直挺挺地站了起来！

本来还姿态优美的风月，瞬间尖叫一声挂在他身上，哆哆嗦嗦地道：“您倒是托着我点儿啊！”

“托？”

“就是别让我掉下去！”

殷戈止抬脚往床的方向走，道：“掉下去了你自己爬起来就行，我懒得动。”

风月：“……”

死命抱紧这人，她倒是气笑了。这么多年过去，殷大公子还是这般不体贴女人。更好笑的是，就算他这么不体贴，想从他身上掉下去再自己爬起来的女人，也依旧能从招摇街的街头排到响玉街的街尾。

这都是命啊！

认命地攀住他，直到他躺上床，风月才松了口气。她咬咬牙，嗲声嗲气地道：“公子真是与寻常男子不同，格外冷淡呢。”

“你也与寻常姣子不同，格外刺眼。”

声音从他胸腔里发出来，风月娇笑，依偎在他怀里，手指一路往下滑：“男人在这种地方，不就是想找个看得顺眼的姑娘共度春宵？有喜欢高雅的，就有喜欢奴家这种刺眼的。甚至可以说，很多人就喜欢奴家这种刺眼的，却碍着身份面子，不好意思开口。”

就比如他这种衣冠禽兽。

殷戈止闷哼了一声，不是赞同也不是反对，而是因为身上这妖精竟然又抓着他敏感的地方。

这是伺候了多少人，才能在他身上一找一个准？

殷戈止有点嫌弃她脏，可想离开已经来不及了，他身上滚烫起来，神色也因着饱受刺激的感官而逐渐迷离。

已经很久没有人给他这样的感觉了，像扯断了他捆着自己的绳子，让他随着激流被卷进无底的漩涡，迷惘、沉沦……

万劫不复。

整个晚上风月都没闲着，因为她不知道天亮之后这人会怎么对她，所以她使出了浑身解数，挑起他暗藏的火。他身上没有她不熟悉的地方，但现在的她，已经是他完全不熟悉的样子了。

敌在明我在暗，这一场仗自然是风月大胜，尽管最后是她被困在床头求饶，但殷戈止这失控难耐的模样，让她很是欣慰。

什么都变了，至少身体还契合。

两人这一觉都睡到了第二日接近晌午，殷戈止睁开眼的时候，风月也恰好醒了，她迷迷糊糊地不知道嘀咕了什么，伸手就搂住他的腰，往他怀里钻。

殷戈止怀里一暖，心口有点异样，他一把将人拎开，捏了她的下巴仔仔细细端详：“我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你？”

指尖捏着的这张脸笑了起来，眼睛都没睁开，嘴角的弧度倒是咧得大：“说不定上辈子见过呢，还让您这般念念不忘，不如就将奴家赎回家去好生疼着，也不枉您记这一回。”

青楼里的姑娘，自然都是盼着被人赎出去享福的，所以要是当真见过，这人不可能装不认识他。

殷戈止松开手，当没听见她这话，径直翻身下床，唤了丫鬟进来更衣。

风月起身，拉了被子盖在身上，就这么靠在床头看着他，长发蜿蜒及地，眉目慵懒多情。

殷戈止视若无睹，换上新的白袍，衣袂翻飞之间，仿佛是柔弱儒雅的书生。再回首，一张脸依旧波澜不惊：“你入这行多久了？”

没想到他会问这个，风月挑眉，看了他一眼，轻笑：“两年有余。”

“一直在此处挂牌？”

“公子抬举了。”风月抬袖掩唇，咯咯直笑，“这梦回楼可不是什么人都进得来的。奴家刚入行的时候，都是带着枕头夜半时分上人家门上去，哪有地界儿能挂牌？也就是经验足了，金妈妈才收的奴家。您还是这梦回楼里，奴家第一个客人。”

梦回楼里的第一个客人，不是她的第一个客人，更不是第一个男人。

昨晚他就发现了，这女人并非处子之身。不是处子之身，若要带回去，那就更不像话了。

殷戈止半垂了眼，挥袖就要走，步子到门口却停了。思忖了片刻，他沉声开口：“告诉金妈妈留你几日牌子，我明日再来。”

嘿，还成回头客了？风月很感动，心想男人禽兽点就是好啊，什么内涵什么才艺都是浮云，说到底还是喜欢她这种小妖精嘛！

风月裹了衣裳下床，“噔噔噔”地跑到殷戈止旁边，扯着他的衣襟将人拉下来，“吧唧”一口亲在他脸颊上，扭着小蛮腰抛媚眼：“多谢公子！”

殷戈止嫌弃地擦了擦脸，开门正要走，外头却刚好有人冲了过来，差点撞着他。

“公子！”随从观止压低声音道，“一粟街出事了，易小姐在那边。”

殷戈止眉头皱了皱，二话不说就跟着他往外走。

烨国姓易的人很少，能让殷戈止有反应的姓易的就更少了。

看他出了门，风月立马更衣，坐在梳妆台前看着自己身后的丫鬟：“灵殊，绾个发髻！动作要快，姿势要帅！”

闻言，灵殊立马上前给她系了根红发带，简单，贼快。

来不及讲究，风月夺门而出，直奔后院狗洞，抄着近路就追上了骑马狂奔的殷戈止。

乍见一抹亮红色扑过来，殷戈止立刻勒马，马蹄高扬，微微挡着点阳光。

“你干什么？”看清前头的人，殷戈止黑了脸，“出来做什么？”

“奴家又不是老鼠，还不能出洞了不成？”风月委屈地撇撇嘴，跑到人家马旁，伸出细软的小手，抛了个媚眼道，“刚一番缠绵就抛下人家，人家舍不得公子！有什么事，带奴家一起去吧？”

眼里厌恶之色顿浓，殷戈止看着她，声音都冷了八度：“我最烦女人碍事，滚开！”

换个人来，怕是要被他吼得红了眼，可风月脸皮厚，完全不怕他。她看了看马镫，一脚就踩了上去！红衣猎猎，在空中划了道很优美的弧线，然后人落在了马背上。

白色的衣袍翻飞，卷了红色的纱衣在其中，很是缠绵好看。

可殷戈止的脸色不好看，阴沉得像雷阵雨前的天空，他眼神凌厉如闪电，马鞭往后一扬就想将人打下去。

风月反应极快，低头就抱着这人的腰，双手作死扣，大喊道：“要

是再耽误时间在奴家身上，公子就要误事啦！”

就没见过这么难缠的女人！殷戈止咬牙，却是不想再耽误，策马就继续往前跑。

马背颠簸，这又不是双鞍，殷戈止觉得跑两下说不定这人就掉下去了。结果一路狂奔到目的地，背后的人坐得简直比泰山还稳。

“啊——”

刚勒马就听见前头的尖叫声，殷戈止也没空理会背后的人，他翻身下马，低喝一声：“观止，帮忙！”

身手敏捷的护卫立马从旁飞出，冲进了人群。

风月抬眼，就看见前方空地上架着个粥棚，像是在接济难民。不过似乎遇着了暴民，十几个衣衫褴褛、面目凶狠的人将粥棚围着，有的打人，有的抢米。孩子在哭，女人在叫，场面乱得非常壮观。

一片混乱之中，观止救出了个姑娘，她一身绫罗绸缎，新月一般的小脸蛋儿上挂着泪痕，神情楚楚地看着那群暴民。

“别伤着他们！”易掌珠哽咽道，“他们是无辜的，都是百姓啊！”

风月挑眉。

殷戈止挥袖，气定神闲地走过去，看着她道：“都打砸抢劫了，说什么无辜？”

易掌珠回头看见他，撇了撇嘴，捏着拳头道：“他们何辜？都是被人逼成这样的，若有饭吃，谁愿意窝在这种地方抢东西？米粮本来也是为他们准备的，他们拿去就是了。”

殷戈止无奈地摇头，正要再说，却感觉后头有凌厉的破空之气，他刚一侧头，一把匕首就在他面前横过，直取易掌珠首级！

殷戈止反应极快，伸手就捏了那匕首尖儿，反手一弹，震得来入虎口一麻，直接脱了手。

易掌珠吓了一跳，连连后退，旁边的观止被两个人迎面围上，殷戈止面前也站了三个人。方才还在地上倒着的难民，不知怎的又站起来几个，袖中银光闪闪，皆朝他们扑来。

这显然是个圈套，然而圈套正中央的慈悲为怀的易小姐啥也没做，就吼了一声：“别杀人，挡着他们就行！”

风月翻了个白眼。

挡着人还不能杀，对面又人多势众，显然殷戈止那边是要落下风的。然而殷戈止还真听她的话，有剑不出鞘，拎着剑鞘就往人天灵盖上砸，争取给人砸出个脑震荡啥的。

观止也收了刀，颇为费力地应付四周的暴民。

易小姐带的家奴不够多，于是没一会儿就有难民冲破了护卫，举着大木棍朝她砸了下去！

瞳孔微缩，易掌珠被吓坏了，下意识地拉着旁边的家奴想躲，然而那木棍虎虎生风，速度极快，根本躲无可躲。

千钧一发，英雄登场，一直没被人注意的风月就在这个时候冲了上来。她挡在易掌珠前头，双手举高，像神话里金光闪闪的神仙，无畏地迎接那沉重的一击。

周围的家奴都傻了眼，丫鬟们纷纷尖叫，连那头正在打斗的殷戈止都抽空回头看了一眼。

“砰——”木棍砸下来了，重得人仿佛能听见什么东西碎裂的声音。风月脸色未变，嘴角还噙着一丝属于高手的冷笑。

拿着木棍的人傻眼了，看了看她，呆呆地开口：“你……”

“滚！”话还没说完，旁边的观止飞过来就是一脚，那人转着圈圈滚了老远，木棍也掉在了地上，发出沉闷的一声响。

殷戈止皱眉，懒得跟他们玩了，下手骤然狠起来，不过十招，几个暴民全老实地横在了街上。

“没事吧？”退回易掌珠身边，他问了一声。

“……我没事。”易掌珠震惊地看着眼前的风月，颤颤巍巍地道，“这位姑娘……真是高手啊！”

殷戈止抬头看她一眼，问：“你会武？”

风月声音极轻地回答：“不会。”

“不会？”殷戈止走到她面前，看了看她的手，“不会你还能这么纹丝不动地挡下木棍？”

“纹丝不动是因为，我有骨头。”风月深吸一口气，缓慢地转动眼珠看着他，没一会儿，她的眼泪就跟泉水似的哗啦啦地涌出来，“可是骨